

民国哀艳言情小说系列

一代红颜

冯玉奇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一九九三·沈阳

内 容 简 介

年轻、貌美的歌女爱红与落魄青年先觉一见钟情，共坠爱河。爱红之母、阔太杏芳向亡夫挚友频送秋波，倾情于先觉的英俊、潇洒。母女同爱一郎，令爱红痛不欲生。痛楚之时，正直青年克敏用一颗爱心抚慰爱红。谁曾料想，克敏白发老父迷恋爱红的美色，欲强娶豪夺。父子同争一女，克敏为示爱狂怒杀父，爱红万般无奈只好走上绝路……

目 录

一	酒绿灯红暗里逗秋波	(1)
二	金屋藏娇身世真堪怜	(24)
三	一心栽培雪地遇哀鸿	(50)
四	病榻缠绵痴心泪暗抛	(71)
五	同衾共枕情深逾夫妇	(94)
六	母女争宠各自斗智强	(118)
七	无意邂逅血海忆深仇	(149)
八	酸入骨髓爱河起波澜	(176)
九	计远思长忍辱作新娘	(202)
十	精神永在绝代殒红颜	(231)

好 经典 呀!

— 酒绿灯红暗里逗秋波

寒冬的夜里，在呼呼的西北风声中飘着鹅毛似的大雪；整个院子的景物，都堆上了一层厚厚白银般的雪花了。沿甬道两旁的那一排法国梧桐，仿佛是站着一个一个的雪人。小池畔，假山旁，以及矗立在天空的那五间三楼的洋房的顶盖儿上，一切一切已变成了琼楼玉宇。时候虽然在沉沉的黑夜，却也被那白皑皑的雪花映得很透明的了。

夜是静悄悄的，那座庞大的洋房，也呈现了死过去一样的沉寂。每扇玻璃窗子里是黑漆漆的一片，没有通明的灯光在发亮，因此更像荒野中的坟墓一般的恬穆。忽然在二楼正中那扇玻璃窗里，透露着一线柔软的光芒来了。在这一缕光线的笼映下，可以瞧见那玻璃片上还掩蔽着一层白纱镂花的帷幔。同时室中又播送出一阵“龙里格冬，龙里格冬”女子轻妙的歌声。从这缓慢而幽静的歌声成分中猜想，显然那个女子的芳心里是感到这分儿逍遥自在的了。因了她的逍遥自在，我们就可以知道她是优游在乐园中的一个幸福者。

果然，那一间卧室是太富丽堂皇的了。单说那室中灯罩

的装置，也许是经过一位美术技术师的设计，真是说不出的幽雅可爱。至于一切的家具，更是尽善尽美，决非作者一支秃笔所能形容其万一的。窗外虽然是朔风凛冽，大雪纷飞，然而室中却依然春光融融，仿佛阳春三月，气候是十分的温暖。所以那个女主人身上还是披着一件薄纱的浴衣，很曼妙地姗姗的从浴室中走出来。由于她脸部透显着红晕的色彩看起来，显然她是并不感到一些冬的寒冷，也许还觉得无限的热情。

那件薄纱的浴衣是拖得很长，都散开在地上，所以她的脚儿完全躲藏在里面。只有那两只银色高跟拖鞋的鞋尖儿，在白纱的浴衣中探着头脑，一步一步的移动着。地板上是铺着厚厚整块织成一朵挺大牡丹花样的地毯；在床的面前，另外还加铺一层北极白熊的皮毛。虽然和外面地上积着的雪花一样的洁白，然而寒暖的分别，实在是成了一个反比例了。

她内心是感到非常愉悦的，这是从她口里唱出的轻松的歌声中很可以知道的。当她移步到梳妆台前的时候，那边已侍候着四个穿着同样衣服的婢女。年纪是都在十七八岁之间，长得一样儿高，个个脸儿都十分的洁净。满脸含了笑容，先向她行了一个四十五度的鞠躬礼。然后站在第一个名叫梅英的走上来，轻轻地把她披在身上的浴衣脱下，又含笑鞠了一躬，悄悄地拿着走开去。

在她脱去了那件白纱浴衣之后，从那美妙柔和的灯光笼映下，可以瞧到她的身上只有系着一条软绸的三角短裤，并那两个亮晶晶的金丝乳罩。此外的肉体，是完全的裸着。她虽然是个已近三十年纪的妇人，然而从她丰腴的两颊，和那挺结实的肉体上看来，的确，实足地还显现着她青春时期

的风韵。兼之天赋她雪白的肌肤，是够令人感到她肉感的陶醉。

她忸怩了一下腰肢儿，对镜照了照，觉得自己曲线的美妙，是感到很满意的。于是微微的一笑，她便在镜台前的那张锦绣垫子的圆凳上坐下了。拿了银制的钳子，先理了她一回头上乌溜滑丝的云发，然后画着弯弯细长的眉毛，涂着红红鲜丽的唇膏，把那法国最上等的香水，浇了一个够。她对镜凝望了许久，当她眉毛儿一蹙发现自己额上有皱纹的时候，她觉得自己虽然艳丽，但到底不及青春时代的娇媚了，于是忍不住轻轻的叹了一口气。

在她叹气的时候，明眸从镜中望到背后站在第二个的兰英，手里已捧了一套粉红软绸的小衫裤，笑盈盈的侍候着。她遂回过身子，伸手接过小裤，自行穿上。然后兰英提着小衫的衣领，也服侍她穿上。这时第三个的竹英也在衣柜内拣挑了一件银色乔琪绒的旗袍，前来给她穿了。从大襟上的钮扣一直扣起，蹲身给她扣到末一粒为止。她对镜照了照，方才又在锦凳上坐下。就见菊英拿了一双绝薄的丝袜和一双银色的高跟皮鞋，走到她的身旁跪下，把她脚上拖着的高跟拖鞋脱去，挽了她粉嫩的腿儿，给她穿好舒齐。于是她站起身子，走了两步，真是玉立亭亭，犹若仙子凌波。

“梅英！你去喊阿龙备车吧！”她在梳妆柜上拿过这只镶满钻石的手表，戴在手腕上，瞧时针已指在九点零十分了，于是她又悄悄地向梅英吩咐着。

梅英答应一声，弯了弯腰肢，已匆匆的拉门出去。这时兰英早已在许多皮大衣中拣了一件狐嵌的大衣，含笑给她披

上了。

她披上大衣，两手套上袖笼。菊英很快的走到房门旁，拉了门儿侍候她走出。她的后面，竹英和兰英也是悄悄地跟出来。由走廊到扶梯，由扶梯走到下面会客室。气候逐步的降低，她感到身子有些儿寒意。

“太太！阿龙已在大厅前备好车子了。”在会客室的门口，梅英匆匆的进来。见了主人，慌忙站住，低声儿报告着。

她点了点头，由会客室穿过几个房间，走到大厅的石级前。见天空中的雪花，是飘舞得好看。她微抬了粉脸儿，不免愣住了一会儿。阿龙拉开车门，却喊道：“太太！上车罢！”她这才醒过来似的点点头，步下石级，低头跳进车厢里去。当她回眸过来的时候，只见梅英等四人，一字儿排在厅前的门口，弯了腰肢，直到汽车开出甬道的当儿，四人才回身进屋子里去。

“太太！开到什么地方去？”

“你开到高朋满舞厅去吧！”

汽车由甬道开出大铁门的时候，阿龙回头向她低声儿的问着。她轻轻的回答一声，明眸望着车窗外纷纷的大雪，呆呆地想了一会儿心事。冬天的夜里，雪虽然飘飞得大，西北风虽然吹刮得紧。但都市里的街道，不减晴天的热闹。两旁商店的霓虹灯光，五光十色，因为马路稀湿的缘故，所以那光滑的柏油地，也被霓虹灯反映得满地晶莹莹光辉的了。

阿龙把汽车开到高朋满舞厅门口停下，给她拉开车门。这时舞厅门口就有一个十五六岁穿紫红呢制服的仆欧，拿了一顶小伞，含笑走上来，迎接她走进舞厅的门口。她见那孩子

生得俊美可爱，遂在袖笼里取出一元钱的钞票，塞到他的手里去。那仆欧慌忙的鞠了一个躬，脸上含满了笑容。叫道：“马太太！谢谢你！”马太太望着他苹果似的小脸儿，嫣然一笑，便走向里面去了。

马太太在高朋满舞厅里是个老主顾，所以上至舞场主人，下至舞场仆欧，没有一个不知道她是姓马，她是一位有钱的太太，挥金如土，大家简直把她当作一只活元宝。所以马太太一走进舞厅里面，就有许多人向她鞠躬招呼。马太太虽然是非常华贵，然而她也很和气，并没有一些骄傲的态度。所以她见人家奉承自己，总也微微地报之以浅笑。

“马太太！全老爷在那边座桌上等候你多时了。”她明眸正在向四周探张的时候，忽然见一个仆欧走上来，向她含笑的告诉着。马太太点了点头，于是随着仆欧到一张座桌旁。早已见一个四十五六岁的西服男子，含笑站起相迎。招呼道：“马太太！我是恭候好久了。”

马太太并不作答，只微微的一笑。仆欧给她脱去了大衣，披在沙发椅的背上。全老爷一面请她坐下，一面问道：“你喝什么？”

“柠檬茶吧！”她低低的说着，把纤手抬上去，拢了拢拖在她脑后的长发，这举动是很增加她的妩媚。

不多一会儿，仆欧把柠檬茶端上。全老爷慌忙拿银钳夹了四块方糖，给她放到杯子里去。一面望着她笑道：“马太太！前天晚上京华酒家的一幕真有趣，老曹这家伙一喝醉了，就会色迷迷起来，抱着人家姑娘当着众人面前要接吻，这也怪不得那姑娘羞得哭起来了。”

马太太听了，似乎还记得这一回事，抿了嘴儿，也不禁吃吃的一笑。但她忽然又道：“你以为那姑娘真的怕羞吗？其实她是怕曹太太在旁边吃醋。这种向导姑娘，只要钞票，根本是给人玩弄的东西。我想这时候曹太太最难堪了，回到家里后，两口子又得大吵一顿哩！”

“曹太太我知道她的脾气，她是很大度容人的，对于曹老头子的举动，也许只感到好笑哩！”全老爷摇了摇头，微微的笑着。他心里想，从她这几句话中猜想，显然马太太是个爱吃醋的女子。

马太太这回没有说什么，她握着玻璃杯子，凑到她殷红的嘴唇皮子上去，微微地呷了一口。全老爷见她浑身亮晶晶的，珠光宝气，真是非常的华贵。心里暗想，马邱炳这死鬼真没有福气，这样美丽的一个太太，不再享受几年，却要紧地去见阎王了，这不是太傻了吗？常言说得好，朋友妻，不可戏。若要戏，除非朋友死。我和邱炳二十年好朋友，一块儿出入枪林弹雨，一块儿大交鸿运，升官发财，直到大势已去，一块儿流亡海上来作寓公。那时候我真羡慕他有这么一个娇美的妻子，但人家是有夫之妇，我怎敢妄想？如今邱炳死了，可怜她一个如花如玉的美人，怎能过得惯冷清的生活？我现在竭力的追求她，能够如愿以偿的话，岂非两全其美的事情吗？不过这位太太虽然有放浪不羁的热情，但是她也不肯轻易的爆发出来。对于这一点，倒是叫自己感到棘手的。

“你想什么心事？”马太太见他呆然出神的样子，心里感到奇怪，俏眼儿斜了他一眼，低低的问。全老爷这才回眸过来，微笑道：“我想这样幽美的音乐，真是非常的动听。不知

马太太有没有兴趣？”他说到这里，话声带有些儿央求的口吻。

“是不是你脚痒了？”马太太噗的一笑，她把手中拿着的杯子已在银盘上放下了。全老爷知道她亦有这个意思，遂满心欢喜的站起身子，把手儿摆了摆，意思是请她走到舞池里去。

马太太于是含笑站起，姗姗地步入舞池里去了。待她回身的时候，见他已站在自己的面前，他伸手把马太太腰肢儿一搂，两人便翩翩地舞起华尔兹的步伐来。

在这里有醉人的灯光，有撩人的音乐，有迷人的姑娘，一切都充满了春天的热情。哪里还知道外面是朔风凛冽，大雪纷飞的寒冬的季节呢！马太太和他的脸儿是相对地凝望着，因为大家都没有躲避视线，所以彼此是瞧了一个够。

马太太见他穿着条子花呢笔挺的西服，大花点的领带，上褂子的小袋内还插了一方绯红色的小手帕。头发虽然已经很稀疏，然而还是掠得精光的。人中上留着一小撮短短的胡须，仿佛是个好来坞的风流小生。虽然年龄是大了一些，但还觉得有些讨人喜欢，所以秋波只管在他脸上脉脉地瞟。

全老爷的两只眼睛，自然也在她的粉脸上滚来滚去的欣赏。觉得她的脸部的美，就是美在她两道勾人的秋波里。这秋波落在人的身上，无论谁的魂灵都会被吸收去的。因为此刻是狂欢地舞蹈着，她脸部愈加泛现了青春的色彩，殷红的小嘴里，吹气如兰，令人心神欲醉。他真恨不得凑过嘴去，把她吻一个痛快呢！

两人经过良久的凝望，彼此都微微的笑了。马太太不知怎的，娇躯忽然整个地扑向到他的怀里去了。全老爷慌忙紧

紧地抱住了，故意偎着她的粉脸。笑道：“马太太！怎么了？乏了吗？”一面说，一面胸部在领略着这软绵绵的感觉，实在怪适意有趣的。

马太太当然也感觉到他是故意的在给自己胸部上磨擦着，然而这么擦的结果，也是使自己发生无限的快感，所以她是并不拒绝，更紧偎了他，斜乜了眼儿的，娇吁着道：“不知怎么？我竟累了。”

“大概我们是跳得太兴奋了的缘故，马太太！我们慢慢儿的舞吧！”全老爷内心是感到无限的甜蜜，他望着她的娇靥，微微的笑着。

马太太噤了一声，她没有作答。她的秋波的流动，脸部的表情，确实太具有迷人的魔力了。全老爷情不自禁的叫道：“杏芳！你真太美丽了。……请你恕我冒昧，我喊你一声名儿。……”

“不见得，我老了。……”杏芳心里是荡漾着，她掀着嘴角嗤的笑了。全老爷慌忙正经的道：“不！在我眼睛里瞧来，觉得越国的西子，不及你的美丽！”不料杏芳听了这句话，却逗给他一个白眼。

音乐停止，两人携手归座。杏芳握了杯子，微微地又呷了一口柠檬茶。笑道：“伯卿！我也喊你名字吧！”伯卿不等她说完，点头笑道：“承蒙你瞧得起，喊我一声名儿，我是太感激了。”

“照理我该喊你一声叔叔，你也该喊我一声嫂子。因为我那口子在着的时候，不是和你要好得像兄弟一样吗？”杏芳听他这样说，望着他的脸儿，乌圆眸珠一转，噗的笑了。

“你这句话正对，不过叔叔嫂嫂太陈旧，我们表示亲热一些儿，就以兄妹来称呼好吗？”全伯卿听了这话，甜蜜得心花儿也都开了，他毫不放松的作更进一步的追求。

“不！在这潮流里喊兄妹也太落伍了，而且太肉麻，还是喊名字比较好。”杏芳摇了摇头，俏眼儿瞟他一眼，低低的说。

“也好，那么我就喊你杏芳，你真美！”全伯卿点了点头，那张嘴儿掀了掀，仿佛有些馋涎欲滴的神气。杏芳逗给他一个娇嗔，笑道：“傻子！别傻相了。真美真美！我到底美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什么地方全都美，从头到脚，无处是不合乎美妙的条件。……”全伯卿嘻嘻的笑，还是带了顽皮的口吻。杏芳很得意，纤手抿着嘴儿只管嗤嗤的笑。全伯卿忽然又问道：“四十五岁了，你瞧我老相吗？”

“不！四十五岁正当年龄，你为什么不想续弦？”杏芳摇了摇头，望着他轻声儿的问。

“没有好的对象，因为我的眼界太高了。”伯卿满脸含了笑，也低低的回答。

“要不我给你介绍一个？”杏芳纤手托着自己的香腮，向他逗了一瞥诱人的媚眼。

“不！我现在倒看中了一个。”伯卿很快的回答，显然他这话是含有神秘的意思。“是谁？”杏芳绷住了脸孔，故意显出很严肃的样子。

“唔！……还没有，……我和你开玩笑的。”伯卿见她冷若冰霜的意态，他到底不敢过分的放肆，吱唔了一会儿，红了脸儿，说出了这两句话。杏芳心里感到有趣，因为她觉得

自己确实是胜利的，于是忍不住把绷住了的脸儿又浮上一丝笑意来。

伯卿见她若即若离的神情，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难过，握了杯子，喝了一口红茶，倒是愣住了一会儿。

杏芳微昂了脸儿，向舞池里的对对舞侣，也凝眸含颦的望了一回。忽然有个舞女的脸儿映入她的眼帘，颇觉秀丽脱俗。因为她在对面坐着，显然还没有舞客。遂向伯卿笑道：“对面第三只位置上的那个姑娘，脸蛋儿倒不错，你瞧她空着，去和她舞一支吧！”

伯卿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？望着她笑道：“你拣中意她吗？我听你的吩咐，就去和她舞一支。”说着，便站起和那舞女去跳了。一会儿，伯卿匆匆的回座。杏芳瞟他一眼，笑道：“怎么样？”伯卿笑道：“远看很美丽，近看原来是个白麻皮。”杏芳吃吃地笑弯了腰肢，说道：“真的吗？”伯卿道：“当然真的，你不信，你倒去和她舞一次。”伯卿说着，也笑了起来。

“可见在这霓虹灯光下瞧着舞女的脸孔，个个是娇艳的。然而走到外面的日光下一瞧，也许是使人会作恶哩！”杏芳远远望着那舞女实在很秀丽，想不到竟是一个白麻皮，她觉得十全十美的人儿世界上到底太少，她很感叹地说出了这两句话。伯卿笑道：“在舞场里留着作舞女的人，就不见得会美丽的。”

“这是什么话？你何以见得？”杏芳听他这个论调，心里有些奇怪，不免望着他出神。伯卿笑道：“那理由是很明显的，假使一个国色天香的姑娘，她下海来作舞女，难道还不给人家看中吗？老实说，十个舞客，倒有十一个是有野心的，你

脸儿越美丽，你作舞女的日子也愈短的。大少爷有的是钞票，而舞女需要的就是钞票，你想，钞票叠起来，看她舞女还再做得成功吗？”

杏芳听他这样说，觉得这话倒也很有理，遂笑道：“照你说舞厅里留下的舞女，都是没人要的姑娘了。”伯卿噗的笑道：“百货中百客，要当然也有人要的，她们机会没有，也无非等候主顾到来罢了。”杏芳啐他一口，又不禁吃吃地笑起来。这时音乐又起，杏芳站起身子。说道：“你坐会儿，我去和她舞一次，看到底麻得怎个模样？”伯卿笑着点头，杏芳盈盈步入舞池里去了。

说起来真也凑巧，当杏芳步到那个舞女的面前，不料从左边也有一个男子，同时也步到那舞女的面前。那舞女在这情势之下，不免望着两人发笑。杏芳回眸向那男子一瞟，却是个挺俊的少年。他脸儿红了红，也许不愿多事。所以望着杏芳一笑，点了点头，身子退回到座桌上去了。

杏芳在他一笑的时候，还发现他左颊上有个深深的笑涡。一时几乎木然起来，暗想，天下竟有如此的美男子，她心里荡漾了一下，秋波遂脉脉地也逗还他一个妩媚的娇笑。一面搂了那舞女，望着她脸儿果然有点点的白麻。便很抱歉的说道：“对不起！他是你的熟客吧！”

“没有关系，他和我不是熟客，也不过今天才舞了三四次哩！”那舞女红晕了两颊，摇了摇头，表示很难为情的样子。

“哦！你贵姓？芳名叫什么？”杏芳哦了一声，口里虽然是这样的问着，但她的媚眼儿却只管斜乜到那少年的座桌上去了。

“我姓田名叫英，你尊姓？”田英微仰着粉脸儿，瞧着杏芳华贵的气派，也笑盈盈的问。杏芳这才回眸过来。答道：“我姓陈。”说着，似乎没有工夫去应酬她的谈话，她一面搂着田英慢慢地跳着四步的交际舞，一面她却故意跳近到那少年座桌的旁边去。

那少年因为自己跳的舞女被人跳了去，自然要向她注意一会儿。不料他见杏芳的秋波，却脉脉地只管送情过来。一时倒感十分的不好意思，反而垂下了眼皮，不敢向她望了。心里暗想，这个女子不知到底是怎等样人？瞧她气派，显然是个贵族的太太。不过上海地方，是无奇不有，说不定也是生意浪人，因为一个女人家单独的来跑舞场，而且向我这样的表示，总不见得是正经的人吧！心里虽然这样想，但他的眼睛还是偷偷地瞟到杏芳的身上去。不料杏芳的秋波也只管注意到那少年的脸上来，四目相接，杏芳又逗过来一个倾人的娇笑。

少年经她这样一笑，觉得那妇人虽非年轻姑娘，却比姑娘们更要风流着十分。尤其是她那两道水汪汪的秋波，含有一股子勾人的魔力，使自己那颗纯洁的心灵，也不免摇荡起来。

这当然是意想不到的事情，在一节音乐停止的时候，少年见那妇人竟笑盈盈的走到自己的桌子旁来。杏芳也许是年龄的关系，她的脸皮是较任何女子来得厚一些。她既走到了那少年的桌旁，便一撩眼皮。微笑道：“太对不起你了！先生贵姓？”

“别客气，敝姓鲍。”那少年在这个情形之下，是不得不

含了笑容，站起身子，向她低低的回答着。杏芳见他站起来，反而把自己纤手一摆，显出洒脱的态度。笑道：“哦！原来是鲍先生！久仰久仰，请坐罢！”

那少年见她具有这一种交际的手腕，那简直有些儿喧宾夺主了。一时心儿别别乱跳，两颊便飞上了一阵红晕。但自己到底是个堂堂七尺之躯，岂能在一个妇女面前作羞涩之态？于是也很大方的坐下，把放在桌上的那个烟盒子拿来，揭开盖儿，递了过去。笑道：“抽支烟，这位女士贵姓？”

“谢谢你，敝姓陈。”杏芳略欠了身子，接过一支烟卷。一面笑盈盈的回答，一面把烟卷叼到嘴里去。那少年早又划了火柴，给她燃了火，然后自己也吸了一根。杏芳说声劳驾你，她喷了一口烟。方才又说道：“鲍先生恕我冒昧，你的大名是什么？……”问到这里，向他又很妩媚的一笑。

“草字先觉，……密司陈一个人来玩吗？”鲍先觉一面回答，一面见她手腕上那只镶满钻石的手表，并那右手指儿上两只挺大的钻戒。觉得这样装饰的女子，又不像是个生意浪人，莫非是个有名的交际花吗？他虽然是反问着她，但是他心里却在感到十二分的奇怪。

“不！我还有一个同伴一道来的。鲍先生常来这儿玩吗？”杏芳听他这样问，含笑摇了摇头，一面又低低的说。

“也没有常来，不过我爱听音乐，所以偶然也来坐一回。”杏芳不等他说完，却早已噗的一声笑出来。俏眼儿斜乜他一下，眸珠一转。笑道：“那么照你说，你的目的是听音乐，并非是用来跳舞的，对不？”鲍先觉感到她这两句话问得含有些儿作用的，那两颊不免又红晕起来。笑道：“这倒并不是绝对是

这样子，假使音乐敲得兴奋，鼓动我的兴趣，也说不定下海，……”

“你不用说下去，我给你代说罢！也说不定要脚痒起来，是不是？”杏芳一面笑，一面又急急地抢着说。鲍先觉听她说得有趣，也忍不住微微的笑了。说道：“密司陈倒也惯爱说笑话的。”杏芳道：“说说笑笑，是有益于身体的。鲍先生在哪儿办事，照我的猜测，也许还在求学吧！”

“事情固然没有，书也没有在读，一天到晚，就是这么样的空闲着。”鲍先觉连连的摇头，表示她说的话都猜不中。

“我不信，你是哪儿人？府上在哪儿？爸妈都健在吗？”杏芳听他这样回答。心里感到奇怪，蹙蹙了眉尖，凝望着他俊美的脸儿，又一连的问出了这三句话。鲍先觉见她这问话的口吻，仿佛是在考试一个职员或学生似的，望着她倒是呆住了一会儿。笑道：“你听我的口音是哪儿人？”

“我听你不像南方人，带有些北方的口音。”杏芳雪白的牙齿，微咬着樱唇，低低的说。

“不错，我是北平人，流亡在上海已有五年了，在上海没有家没有父母，只有我孤零零的一个子。”鲍先觉点了点头，把他的身世，作个约略的告诉。

“哦！说起来我们倒是同乡，那么你的身世也是怪可怜的，在上海这五年来，你怎么样在过活呢？大概你父亲很有些遗产的吧！”杏芳听他在上海只有一个人，心里暗暗的欢喜，但他既没家庭，又没职业，他五年中的生活怎么样在度呢？于是她忍不住又开心地问着。

“遗产？假使有遗产的话，我哪里还会潦倒得这个样儿。”